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、聯絡電話。

高原上的格桑梅朵

藍飛燕

格桑花開的時候，高原便笑了。彷彿是誰打翻了星空的籃子，將點點亮光灑滿了山坡。這些細碎的花兒，就這樣悄無聲息地，把整個高原的秋天點亮了，也點紅了。

入秋後，青藏雲下，格桑花漫坡遍野地盛開著，不大不小，不濃不淡，正好裝點蒼茫的山野。千瓣萬朵，如星如眸，在風中輕輕搖曳，寧靜中自有一番動人的生氣，直叫人歡喜。

它是花，亦是高原最尋常的草卉。藏家兒女稱之為「格桑梅朵」，是幸福與堅韌的象徵。這名兒帶著祝福，就像高原上的風，自然、親切，吹進人心裡去。

但它實在不算什麼名貴花品。未開時，不過是一莖細葉，牛羊經過，偶爾啃食，它也不惱。但它從不自輕，山野之間，石礫之中，隨處可安。無須人護，不必肥養，自生自長，活得從容坦蕩。

格桑花的性子是韌的。去年雪大，春來又旱，許多嬌弱的花草都沒能挺住，它卻依然開了，雖比往年稀疏些，卻照樣明亮。今年開春連遇寒風，我眼見它們伏倒在地，心裡惋惜：今年花事，怕是真要淡了。

然而我錯了。那是一個清早，我沿山路而行，忽見朝陽中，整片山坡都已燃燒起來——不是一株兩株，是千軍萬馬般

的、沉默而熱烈的綻放。我蹲下身，看見一滴露水正從一枚奮力鑽出石縫的花苞上滾落，那裡面，映出了一整個微縮的、金色的天空。那些被風雪壓過的，莖葉雖彎，花卻抬著頭。這般頑勁，不由地叫人敬重。

有一回去川西，藏族老阿媽坐在門口穿珠子，身邊就是一叢格桑花。她說，這花呀，看上去細氣，其實最耐苦。以前土地薄，風沙大，別的花不容易活，唯有它年年都來，不挑地方，不怨天地，自己長自己的。久了，土也漸漸變得能留住水、養得住根了。

格桑花雖不名貴，開起來卻極有姿態。忽有一日，日光正好，它便「啪」地一聲打開花瓣。你若細心，幾乎能聽見那輕輕的綻放聲。花瓣薄如綃，透如翼，映著高原的光，乾淨明亮。顏色也多是清淺的，粉得柔和，白得通透。遠望如霞雲棲地，近觀似笑眸初睜，滿是意境感。

黃昏時，我常坐在花埂上看它們。夕陽西照，花影拉得長長的，溫柔極了。

耳邊似有歌謠傳來：「格桑花，格桑花，開在白雲下，不畏風雪不怕寒，吉祥如意傳萬家……」

格桑花，是高原人心中的故鄉花。你看那花形雖簡，卻自有風度；生命雖微，卻寸寸光明。遠處，一位藏族母親正俯身採摘，將一朵初綻的格桑，別在身旁小女孩的衣襟上。那一刻，花的影子、人的影子，還有那綿延千年的祝福，都一同融進了高原透亮的日光裡……

了。我低下頭失口否認，因為如弄丟了非招來父親的一頓打。沒了鐵火鉗，新購一把又用到錢，那時家裡實在貧困，沒有辦法，父親用竹片做了一把火鉗用來應急。

我家的板栗林在東山上，有二十來棵，是分田到戶那一年分到的。高大、上了年紀的板栗樹手挽著手，一棵挨著一棵，太陽的光透過稀疏的樹葉，灑下一地斑駁的樹影。寂靜的林中，偶爾傳來一、兩聲板栗從樹上掉落到地上發出碰撞的聲音。

勤勞的母親早在一個月前把板栗樹下的雜草剷除乾淨，這樣我們撿板栗容易多了。自然成熟的板栗掉落在泥地上，東一顆，西一顆。眼和手配合，不一會兒，我就撿滿了一籃。

林中深處傳來了小妹的喊叫聲，那叫聲很急：「哥，快來，你看那是什麼？」我以為她遇上馬蜂了，趕快往喊聲處跑去，只見小妹指著不遠處一叢灌木說：「你看那是火鉗嗎？」我定睛一看，還真是。我想起來了，前年打板栗遇見一隻松鼠，當時手中就有一把火鉗，我直接扔向了松鼠。火鉗歷經風雨，銹跡斑斑，我擦了擦鐵錆，把它帶回家。

撿回家的板栗，母親利用晚上時間，就著昏黃的燈光，把顆粒飽滿的板栗和乾癟的板栗選出來，我和小妹湊熱鬧跟母親

一起篩選，發現大顆的，我和小妹搶功劳，都說是自己撿的為了爭是誰撿來的，我和小妹鬧開了，小妹伶牙俐齒，我根本不是她對手。母親看不下去，插話說：「你們都有功勞，等賣了板栗，你們一人一件新衣。」聽母親這樣說，我們安靜了。

成色和質量差一些的板栗，母親把它們煮來晾曬十天半月，裝袋密封後，留到過年或者端午節包粽子。有時，母親也會做一道菜——板栗燒雞，給我們嘗鮮。母親春天才養的兩、三斤重的仔雞，切塊、炒干水後，撈起。去殼的板栗過水煮十分鐘，然後放油，放蔥姜下去爆香，倒入雞塊、板栗一起翻炒，再加些白糖下去。最後倒入開水，大火燜上半個鐘頭。慢慢地，板栗的甜，混合著雞肉的香，整個火房飄著濃郁的味。

金黃的板栗、鮮嫩的雞肉、紅的辣椒、青的蔥，讓人不禁饞涎欲滴。我並沒有舀飯，而是挾板栗吃，一連挾了三顆板栗，把嘴巴塞得滿滿地，板栗的香甜，隨著嘴巴的嚼動，迅速在口腔裡漫延開來。母親坐在旁邊說，慢慢吃，還有很多。這一餐，吃得我肚子滾圓。

又是一年桂花飄香，板栗成熟的季節，我總會想起當年撿板栗的情景，它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記憶。

冬來紅薯香

趙學潮

霜降甫過，立冬接踵而至。午後的陽光暖洋洋的，妻子把親戚從鄉下捎來的一袋紅薯洗得乾淨，放進蒸鍋。不多時，一碟熱氣騰騰、香味撲鼻的蒸紅薯就端到了我面前。我輕輕拿起一個，剝開那層薄薄的皮，露出金黃的薯肉。咬一口，綿軟甘甜的滋味在唇齒間瀰漫開來，也勾起了我心底那段深藏五十多年的記憶。

那時候，老家還不富裕，鄉親們的日子都過得緊巴巴的，紅薯便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依靠。春天，人們滿懷期盼地把紅薯苗一棵棵栽進田里；到了夏天，紅薯苗已長成茂盛的籐蔓，層層疊疊地鋪滿田地，遠遠望去，綠油油一片；入秋之後，便是收穫的時節。一個個紅薯從土裡露出圓滾滾的身子，像調皮的孩子，羞態可掬。霜降一過，生產隊就開始給各家各戶分配挖紅薯的任務。大家小心翼翼地把紅薯從土裡挖出來，抹去泥土，摘掉根須，在太陽底下稍作曬曬，然後仔細收進地窖，留著冬春時節當糧食。

一人冬，紅薯就成了鄉親們餐桌上的主角，幾乎頓頓都離不開。清晨，一鍋熱乎乎的紅薯稀飯，米少薯多，暖身又暖心；中午，紅薯更是花樣百出——筋道滑溜的紅薯饸饹、餘味綿長的紅薯菜面、鮮美可口的紅薯菜魚、清爽宜人的紅薯菜疙瘩，還有能熱炒能涼拌的紅薯涼粉，樣樣都是歲月沉淀下來的老味道；到了晚上，常見人們手裡拿著熱騰騰的蒸紅薯，一邊吃著，一邊聊著家常。那簡單而溫暖的畫面，至今回想起來，心裡還是熱乎乎的。那時我還小，雖不討厭紅薯，可天天吃，終究也有些膩了。

後來，老家漸漸實行承包責任制，鄉親們的日子慢慢有了盼頭。有人開始種果樹，有人嘗試新的生計，田里不再是清一色的紅薯，添了不少其他作物。隨著日子一天天好起來，紅薯在田里的身影漸漸少了，也悄悄退出了家家戶戶的餐桌，偶爾才在集市的角落裡瞧見它們。歲月如流水，轉眼間，老家已邁入小康社會，而我也從懵懂少年變成了鬢髮斑白的老人。在縣城裡安了家，過上了城裡人的生活。白米細面、雞鴨魚肉成了家常便飯，可不知怎的，這些精細的食物吃久了，心裡卻常常覺得空落落的。我竟開始想念起那曾經吃膩的紅薯，想念那份簡單本真的味道。

此刻，手中這個仍裊裊冒著香甜熱氣的紅薯，彷彿成了一座橋，輕輕把我帶回那個貧瘠卻純真的年代。每一口綿軟與甘甜，既是對往事的回望，也是對故土深深的眷戀。

桂花香時板栗熟

黃淑芬

桂花滿城飄香時，秋意已經很濃了，這時也是家鄉板栗成熟的季節。山中一棵棵高大挺拔的板栗樹迎著風，曬著秋陽無聲地站在山坡間，披著尖刺外衣的板栗球，站在枝頭呲牙咧嘴地傻笑。

撿板栗，大多選在週末。背上背簍、竹籃、鎌刀，家裡寬裕的還可帶上鐵火鉗，因為板栗是個帶刺的「傢伙」，有了火鉗的幫助撿板栗就快。

記得有一次撿板栗，我偷偷帶上家裡唯一的一把火鉗。可是這唯一的一把，也讓我給弄丟了。事後，母親跟父親說起不翼而飛的火鉗：「昨天我明明看見火鉗就放在灶頭，怎麼就不見了。」父親答：「是不是他們打板栗帶去山上，忘記帶回來了。」於是，母親問我是不是帶火鉗去

文藝副刊



专栏主编：宓月

616期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秋之光（組章）

的盛年。

我撿拾一枚落葉，放在手中，感知到了歲月的體溫；放在耳邊，傾聽到了歲月的私語，心靈便在這寧靜的時光中，得到了片刻的棲息。

風過有香。堤岸下，風搖殘荷，菊開青蕊。秋天的步伐，沉穩而從容。

在秋天的懷抱裡，我看看河水，踩踩落葉，賞賞菊花，既擁抱了斑斕，也接納了平淡，用風骨寫下熱愛，頓覺這日子挺有些嚼頭。

陽光是有的，有氣無力的樣子，從楊柳的枝丫間漏下來，落在了岸堤的土地上，一晃一晃的，非但不醇厚溫暖，反倒是照出了這週遭的清寂。河水，嘩嘩地流著，並不在意我的到來。

秋空澄澈，夕光清透，一個人漫步於汴水岸畔，腳底下發出了沙沙的聲響，那是落葉脆生生的碎裂之聲，那是時光流過心坎的砰砰之音。星子稀疏。

一灣汴水，靜攬滿輪明月；一片枯葉，辭別整個秋天。

夕陽下山了，月亮升起來。涼涼的，圓圓的，似乎能看見桂花樹下，嫦娥抱著玉兔，與吳剛對飲，溫暖且又溫馨。

我望啊望啊，月亮被我一圈圈地望薄了，望瘦了，望成了一縷抓不住摸不著的、帶有中秋味道的風。

風峭，刮過臉頰，有些涼，似有鐵片劃過。

風是從河面刮過來的，我靜靜地望著河面，彷彿看到了什麼。可那空蕩蕩的河面上，什麼都沒有，連野鴨子都去睡覺了。

我放慢了脚步，似乎聞到了古人的氣息，看到了古人的笑意。

是泛舟河上的白居易嗎？是舫下江南的隋煬帝嗎？是河面上那一頁頁漸行漸遠的帆影嗎？

我並不是在確定具體的哪一個個體，而是指著一條從渡口蜿蜒而去、最終通向湖海的漕運之路。

發思古之幽情，是涼的，也是暖的；是

空的，也是滿的，有著歷史的厚重。一岸葦影搖清粼，空氣冷峻清冽。

而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，已在汴水東流中沉澱成泥。沒有了喧囂，也沒有了掌聲。

踏秋中，我看懂了秋天，明白了弱水三千為何只取一瓢飲；也讀懂了自己，成熟與灑脫寫進了屬於自己的散文詩篇。

既有「無邊落木蕭蕭下」的蒼涼，又有「一輪秋影轉金波」的明朗。

不因皺紋橫生而自怨自艾，不為逐漸老去而失神落魄，不慌不忙，不爭不辯，與靈魂散步，同自己談心：

來不及認真的年輕，只能選擇認真的老去。

那些曾經以為的斑斕和高遠，終究在這樣一個季節悄然落定，全然有了一段屬於自己的時光，內心變得寬厚與豁達，慈悲和從容。

自此，接通了天地，打通了內心，頭腦清醒，心思澄明，行為更加淡定，也更加堅定；性將更加溫柔，也更加有力，在世俗喧鬧之中保持一份清醒，在世間紛擾中守住一片清明。

暝色四合，天地空曠，我聽得見落葉的沙沙聲，聽得見時光的流淌之聲。

我將手中那枚柳葉放進水裡，汴水波光粼粼。我說了聲：「再見！」更多的，是再也不見。

我知道，再見，是幸運；再也不見，是宿命。我站在時光的渡口，看遍地落葉，撰寫沒有結局的故事。

暮秋之光

深秋的傍晚，大運河畔。我踱著步，聽著歌，思遠方之故人，賞眼前之葉落。

這落葉，像是一幅美麗的畫，昭示著生命的輪迴，描繪了秋與冬的更迭。

相見如故，循環往復，寸寸光陰不辜負。光陰，從來都不是一個冰冰的刻度。

洗盡鉛華，大運河靜美清透，映著高天的藍，映著蘆葦的枯。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, 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

臨水觀照，倒影重重。雁鷺翔集，波瀾不興。

這勝景，一浮生，我將往事悄悄地融進了陣陣雁鳴，卻把相思之情留在了運河之濱。

清風明月，秋水白雲，以歡喜之心。詩曰：「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」

季節總是不慌不忙。

急著想趕去欣賞籬邊的菊黃，晚風已把金黃的銀杏葉，鋪在了回家的路上。

風涼，月柔，雲淡，水澄，接著是一段慢下來的時光。

一徑暗香，菊花盈袖；一簾風月，酒解鄉愁。緣來不拒，境去不留。

誰舀暮色一壺酒，飲盡霞光醉晚秋。

青鬢染霜，時節如流。花伴籬，月上簷，初心不改；身影瘦，淚長流，真情依舊。

暮色漫卷。誰在渡口候一葉歸帆，誰在燈下等一人團圓，時間彷彿也瘦了一圈。

踏秋問菊楓葉紅，高臥東廂笑霜風。寒意漸濃，步入淺冬。

時有雁鳴驚暮色，風細卷殘燈。

何問桂花同載酒，思深夢不成。

夕光下，我把期盼帶進了晚風，悅了初哀。

燈光裡，我把溫潤釀成了酒濃，暖了心胸。朝憶半盞清茶，珍藏往日的笑容；暮聽一陣蟲聲，珍惜當下的相擁。

大愛無疆，開誠佈公。

一剪閒情，半彎瘦月，遑論陰晴圓缺，寒露已生成為霜降。

穿著